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 第九回 義士訂盟分南北 英雄訪友走西東

《結交行》：古人結交為結心，此心好比石與金。金石易銷心不易，百年合好共於今。今人結交為結口，往來歡娛等酌酒。只因小事失相酬，從此相嗔便分手。嗟呼，大丈夫！貪財忘義非吾徒，陳雷、管鮑莫再得，結交輕薄不如無。水底魚，天邊雁，高可射至低可釣，萬丈深潭終有底，惟有人心不可量。虎熟不可騎，人心隔肚皮，休將心腹事，說與小人知，翻面無情日，反成大是非。這段詩說的是五倫之內朋友。這五倫乃人之常情，凡人生在世，沒有不交朋友的。大概取之於心，以忠信為本，長遠之交，君子淡淡如水，日久足成莫逆。小人蜜裡調油，轉眼成仇。惟取之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，便是君子之友。正是：古友尊三益，今人重萬金。

乾坤無管鮑，何處是知心？

閒言少敘。說說顧煥章問那道人姓名，老道複姓歐陽，雙名山真，別號人稱聾啞子，住在四明山清妙觀。「此處是我居住的小廟場，你既要跟我練，也好，我明天自有道理。」說罷，叫煥章安歇。從此就在此廟中學藝，練鷹爪力重手法、一力混元氣、達摩老祖易筋經、分筋挫骨法、點穴的功夫，練會趕棒一條、短刀一把。過一年之後，又收了一個師弟，姓王，名天寵，別號人稱小白龍，也在此處一同學藝。此人乃涿州人氏，在此處學藝二年有餘。這一日，道人說：「你二人今天該走了。煥章，你改變道裝，此一去以賣卜為生，某年某月某日，在五虎莊前去救駕，救駕之後，不准作官。這裡有錦囊一個，是日打開，照東帖而行。」說罷，二人不忍分手，見師傅諄諄囑咐，無奈，叩頭說道：「老師，我師弟王天寵，日久以後能作官不能作官？」老道說：「不必多問，你二人去吧。」二人遂站起身，出離廟門，竟自去了。這二人老在一處，並不分手，在黃河灣教顧煥章練水，一載之後，煥章水性頗通。王天寵得病，多虧煥章日夜扶侍，病好之後，王天寵十分感恩。煥章說：「賢弟，我也該上北邊去了，你我兄弟分手。如日久以後誰要得勢，必要送信，榮祿共之，有福同享。」說罷，二人灑淚而別。

顧煥章至北方順天府城西五虎莊，正趕康熙老佛爺私訪，叫賊人困住。

顧煥章將皇上背出來，正遇官兵前來，將聖駕交與官兵，竟自去了。聖駕回宮，要這顧煥章，各處尋訪，並不知哪裡去了。

這一日，正在三橋隱名瞞姓賣卜，見達摩肅王在正陽門外下車更衣，天有正午，見達摩肅王撲奔廣慶茶園，自己隨後追趕。方進廣慶茶園門首，見鐵頭孫四與馬夢太敘話，他「唔呀唔呀」的亂嚷怪叫的，將孫四抓住說：「掌櫃的，吾來聽戲來了。」孫四一瞧，認得是相面的從善先生，說：「是先生來了，好說。我正要你們哥倆引見引見，這是我老哥馬夢太。」煥章抬頭一瞧，見夢太一表非俗，趕緊過來說：「久仰大名！」夢太說：「聞聽道爺，人稱神相，煩勞給我相相。」煥章說：「五官端正，二眉帶彩，眼有守睛，鼻如梁柱，三山得配。你這相貌所好者，就是準頭豐隆。神相書上有四句：準頭端正要豐隆，鼻如梁柱作三公。上歪下尖中坍塌，一生貧賤受孤窮。你是木行格局，應該瘦中帶神。木瘦金方水主肥，土行格局背如圭，上尖下闊名曰火，五行格局仔細推。」夢太說：「你看我後來可是正印好？偏印好？」煥章說：「大概可奔正途，定非池中之物，必要顯達雲程。」夢太心中甚是喜悅，說：「勞駕先生！」

孫四旁邊聽了半天，說：「人稱先生神相，今朝果如前言。我今天早半天有一件事：方要上座之時，來了一個老頭兒，我看此人相貌不俗；後來又來兩個，還給他磕頭。據我一瞧，必是公伯王侯前來私訪。老哥與先生跟我上樓瞧瞧去，看這三個像幹什麼的。」遂帶二人上樓。馬夢太先自吃驚說：「老四，了不得了！你瞧：東邊站著那個，是達摩肅王；西邊站著那個，是九門提督伊大人；當中那個老頭兒，大概是皇上。如果說是皇上，你我今天那個亂可就大了，必有驚駕之罪，此事該當如何？」

正說之間，只聽下面亂嚷怪叫。四霸天帶無數的英雄，來找馬夢太與孫四。三人轉身下樓，夢太迎住眾人說：「你等真要打架？咱們是文打，是武打？」南霸天宋四說：「是文打怎麼樣？是武打怎麼樣？」此時唱戲的方要開台演戲，見下面一陣大亂，正是四霸天跟馬夢太那裡說話。瞧熱鬧之人甚多，遇有膽小之人俱皆走了，膽大之人還在這裡瞧熱鬧。四霸天有南霸天宋四說：「當初奪廣慶茶園之事，是鐵頭孫四開水澆頭，披刀貫頂，練的甚為出奇，無人敢與他對手，故此我等俱皆去了。今天我同了一個朋友來，家住東海，郎口人氏，姓鄧，名芳，人稱別號八背膀、飛行太保、九杰鄧芳，也在此處練一樣能耐；咱們這也不是打群架。」說：「賢弟過來，見見他等眾人。」見人叢中出來一人，一表非俗，身高八尺，面如白玉，環眉闊目，鼻直口方；身穿藍綢褲褂，薄底快靴；年有三十以外，站當中說：「我是助拳的，你等可不必罵我，可謂了事。哪位姓馬？哪位姓孫？」馬夢太二人回言說：「我等就是。你練什麼？你說吧！」鄧芳說：「我姓鄧，名芳。我練這樣能耐是天下第一，如你二人或你的朋友能照我這樣練，我等就走，永不上廣慶茶園來擾鬧；如若練不上來，你等就此出去，那叫我的朋友在此。」馬夢太說：「你練吧，我瞧瞧是什麼出乎其類的本事！」鄧芳說：「把我的東西拿過來。」

只見有一人拿過五根竹竿，高有六尺，其粗與大核桃相似，就在地下埋有五寸深，離三步遠埋一根，一連五根，俱皆如此。埋好了，見鄧芳說：「我先別練，我先說說，你們聽聽，如有能練的，前來只管練。我從平地躡上這一根竹竿，在那上頭站著，一點不動，這竹竿一倒，就算我輸了；歪了也不行，偏了也不行，站不住也不行。」說罷，眾觀眾一怔，連馬夢太也是不信，心裡說：「我倒看他練練，看他行不行，簡直的他是竟吹，拿大話嚇唬我。我看他練得了練不了。」說罷，見鄧芳就一撤步，「噦」的一聲，躡上了竹竿，端端正正站在那裡，一點也不動。馬夢太甚是稱奇。又見他從頭一根竹竿上往第二根竹竿上一縱，站在那根上，仍然不動。馬夢太心中說：「不但練之難，看之就不容易，勁兒大了也不行，勁兒小了也不行，真是第一絕妙的功夫！看起來，天下英雄甚多，從此我不可自滿。古語說的不錯，正是：泰山高矣，泰山之上還有天；滄海深矣，滄海之下還有地。」

正想之間，見鄧芳一縱一縱，一連五根，俱是照樣。大家齊聲喝采。跳將下來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改色，一陣的狂笑，說：「瘦馬馬夢太與鐵頭孫四，你二人可以前來當場練練！」這兩個人默默無言，有心要去練，又不行；有心不練，又當著好些個人。俗語說的不錯：當場不讓故，舉手不留情。

這兩句話是我們說評書說的，要到了鼓兒詞大鼓書，他還混批呢！他說：「當堂不讓父。」這麼要說將起來，連他父親，他都不讓，於禮不通，情理更不通。要是他父親將他送下來，他還要走動人情，將他父親押起來，所以鼓兒詞、野史，乃齊東野人之語也。若要評書這麼著說，就不行了。當場不讓故，是故舊之交，遇同人在場面之上，有事說話，誰也不讓誰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馬夢太正在游移之際，見鄧芳洋洋得意，大聲說道：「慢說是你等，就是天底下地上頭，有照我這樣練的，他就算是我的師傅了。大概除了姓鄧的，沒有第二個，他連我練的這個名目都叫不上來。」說著，搖頭晃腦的笑嘻嘻在那裡洋洋得意。